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玄宗下　　唐紀

國忠謂客曰吾本寒家一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然念終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極樂耳

去憂而從樂人生之常情也樂之過者憂必隨之况樂非其道乎國忠以令名終不可致不若且極樂以其所爲而樂可保也君子亦爲之矣林甫禍敗非異時事也又非它人所爲也國忠不知監焉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李林甫楊國忠是矣

國忠子暄舉明經學業荒陋不及格禮部侍郎達奚珣未敢落也以白國忠國忠怒曰我子何患不富貴乃令鼠輩相賣遂置暄上第及暄爲戶侍珣始遷吏部暄猶自嘆淹留

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丁公呂伋世濟其美入掌王政
周公爲太師伯禽封於魯國忠所謂我子何患不當其業
爲失言但取之不由其道直以威勢迫脅有司而廢公選
之法是則正晝攫金又非止鑽穴窺隙而已也夫取之不
由其道則其失之也亦然國忠父子煒然貴顯能無何爲
張彖所以有冰山之況也昔李岫尚知其父之危苦口諫
勸暄既狠取名位復很滯淹甚不及岫又遠矣宰予之暄之
禍酷於岫天道於有知無知施罰重輕固不僭歟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
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
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尊其事上即位始置翰林院延
文學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數術之工皆處之

國家陟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譴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尊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才與藝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尊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事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衆中書門下之職至重勢有不能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不聞乏事武氏聚華藻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以宮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遠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所損益可知矣

天寶十三載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春秋魯桓公三年秋七月日食旣先儒以爲荆楚僭號鄭拒王師之應呂武末年皆有此象二后尋沒梁武太淸中日食不盡如鉤侯景叛亂連弒兩君梁亦隨滅明皇時日有食之同於大淸者再焉其變不亦大乎而不知戒焉以數言之日中則昃今享國旣久乃將晦之時也以義言之諂見則食今主德昏蔽乃蝕盡無之象也先是開元十七年心不盡如鉤爲用宇文融也自十八年至天寶五載十七年閒日食且十天於明皇眷眷丁寧之意勤矣而恐懼修德正厥事咸無傳焉故自六年至十二年寂無告戒若欲絕之而猶未忍也至是日食不盡如鉤爲寵楊太眞也用宇文融其心蔽於貨利於是韋堅王鉷楊愼矜並爲聚

斂而明皇好貨之蔽終不可解矣寵楊太真其心蔽於聲色於是韓國虢國秦國並承恩澤而明皇好色之蔽終不可撤矣凡欲非一端惟貨色尤甚徇于貨色必疎賢人此昏之所由也遠色賤貨必親賢人此明之所自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何以能然哉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已矣明皇誠能仰觀於天俯求於己知太陽侵蝕之咎不在乎他革而正之其變亂為治易危為安猶反手耳

是歲戶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縣千五百三十八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萬四百八十八

右盛必有衰有成必有壞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

戶則止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幾之矣繁殷既極理後虧耗豈人力所能遏哉是以數數言亦然亦不然也然者以漢文景而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而祿山出焉不然者堯舜禹啓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王身致刑措康王穆王昭王嗣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淺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眷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夭札瘥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爲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爲盡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祿山表獻馬三千匹每匹執控二人達奚珣疑有變奏請止之上亦稍寤遣馮神威諭旨且曰朕新爲卿作一湯十月於華清宮待卿神威至范陽祿山踞牀不拜曰馬不獻亦可十月當詣京師引神威置館舍不復見遣還亦無表十月上幸華清宮

前此言安祿山反者上不信以來有迹也至是其迹已著可以信矣方且幸華清賜湯浴如常日然無乃明皇欲其反乎不然何其蔽惑之甚也或曰當是時祿山兵精馬壯使明皇逆爲之備亦安能禦之曰顏杲卿張巡之徒以一縣一郡千百之衆尚能倉卒立功況擁四海全盛之勢乎苟變易其思慮澡雪其精神蒐兵擇將立有區處比祿山之反尚在兩月之後縱河北傚擾賊亦安得遽然跨河踐

華失守社稷越在草野之辱必可免矣惟其遂而不悟知而不戒則末如之何也

祿山反詔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出內府錢帛於京師募兵皆市井子弟也上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武氏淫亂而用得其人兵制不改太宗之舊故內無盜賊之變外有四夷之功明皇耽樂而用非其人以召募長征變府衛良法故邊將一叛而州郡瓦解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至是募市人充東討是則張說所建才足以備數一時未二十年其制已壞至無兵可使輕變祖宗成憲其患乃爾太宗命將征伐四克未嘗遣中貴人監其軍也武后尚不肯以御史監軍曰自下制上既非令典且何以使人有功遂罷之玄宗寵信宦官於是始遣邊令誠爲

監軍基後世無窮之禍上不法貞觀下不及玄宗何以保
其國哉

邊令誠數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乃誣奏仙芝與封常清之
罪上大怒命令誠即軍中斬之初常清兵敗遣使陳賊形
勢上皆不見常清自詣闕敕令還軍既斬仙芝士卒大呼稱
枉其聲震地

大盜既起舉國方阽危令誠當協心畢力以佐兩將雖敗于
河北若嚴扞潼關與蒲坂連接則長安猶有所恃乃以私
意干請怒其不從遂誣奏之小人不知緩急以利爲喜怒
如此明皇若引召常清問以軍事猶得詳備禦之策既不
見使者又不見常清直以國之成敗爲戲而使令誠肆其
讒毒以生士卒之怨欲不亡得乎

顏杲卿起兵河北響應附祿山者六郡而已杲卿使人入漁陽招賈循鄭城人馬燧說循曰祿山終當夷滅公若誅諸將不從命者以范陽歸國不世之功也循然之未發祿山知之殺循

顏杲卿倉卒拒賊斬二將禽一將走一將散井陘之衆解饒陽之圍河北十七郡皆應之得兵二十餘萬若賈循事就賊巢既傾眞可不逾旬時坐平大敵矣曾未十日反敗於賊是何也明皇保養姦邪弃置賢能而殺戮諫士天固不使得忠義之振也又况癰疽之聚其來已久方爾潰决無一手掩而止之之理此杲卿巡遠之徒所以相繼摧滅者也故制治保邦以愼於未然之前若軍既奔舟既沉流則人力有所不得施矣

杲卿兵敗祿山殺之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

致亂者李林甫楊國忠也而受禍輕許國者顏杲卿也而得禍重此淺識之士所以疑天理善惡報施之僭也此亦猶顏回不年而桀跖壽考陽虎列鼎而尼父菜羹天之於人未嘗數數然較其善惡之長短輕重尺寸銖兩而報之要之人生有正理必當爲善而不可爲惡天有常道爲善者必佑爲惡者必罰此則亙古不可易者若杲卿家禍蓋亦百一固君子之不幸也幸不幸命也有殺身爲君子不謂命也

史思明圍饒陽李光弼至常山常山兵執安思義降光弼問取思明之計於思義思明遂退

廣於咨訪惟善之從雖敗可以成功專己自用愎諫違衆

雖勝可以致敗韓信得李左車而下燕齊左車降虜也信方秉大將之權擁三軍之衆席破國之威夫豈無人而降虜是師此固古聖賢所行而信能之宜其凜然爲漢三傑也李光弼其聞信之遺風而興起者乎

顔真卿敗賊兵於堂邑軍聲大振時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真卿召之并力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真卿不以爲嫌且以堂邑功讓之

顔真卿守平原先賀蘭進明起兵又爲河北采訪使則進明乃所部也要與并力可也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則過矣讓以堂邑之功則又甚矣真卿爲是得非懲常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也張通幽泣請曰兄不幸陷賊請與杲明偕行以救宗族通幽與杲卿

同謀起兵者也吳卿君知其情宜語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與我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共謀沮止而王承業亦何緣更其表而爭其功乎吳卿既失之真卿乃務下己以濟國事然進明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是比以不情相與彼以不情相受如此其能久相處乎爲真卿者宜具堂邑戰伐上之朝廷朝廷必以真卿爲制將於是部勒所得數郡與郭李掎角不亦善乎是故每事咨之不足爲謙以進明非可咨之人也軍權稍移不足爲賢以進明非制將之才也讓以衆功不足爲恩以進明非所當得而與之也真卿忠義昭著而功烈不就者蓋始乎此矣

郭子儀李光弼請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上不能從

智計之士所見略同自祿山起前後欲傾其巢穴者凡四人顏杲卿郭子儀李光弼李泌其謀非相約並時而發也杲卿不幸才未及展李郭則以告玄宗李泌則以告肅宗矣皆不見聽玄則智慮已昏肅則志意不遠遂使奇略掃鬱而禍亂延蔓天下之事莫太於人不能謀謀之已臧而不能用則末如之何矣夫賊之枝葉散蔓於兩河然皆居客地也傾其巢穴猶潦水四漲而無壑可歸其涸固可立而俟也

國忠集百官問計皆不對國忠曰人告安祿山反已十年上不之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過也

當無事時縱歛於君凡百輙以爲己功及禍亂既形責君於衆毫髮不以爲己負姦人罔不然者然人非嬰孩鳥獸

豈可眩也言祿山反者甚衆而上不信是則然矣致祿山之反者誰歟身爲宰相不任此事徒乎依倚內嬖從君於昏朝廷不理馴致大亂乃曰非宰相之過欲以自免天人交怒其發不待旋踵矣

車駕幸蜀至馬嵬驛將士憤怒呼曰國忠謀反遂殺之御史大夫魏方進曰汝曹何敢害宰相衆又殺之

國忠言祿山反非誣也而明皇不信林甫國忠未嘗反也而皆以反死何也林甫好以反誣人國忠又以反誣林甫躬自蹈之亦其理宜矣天下之憤積二十年大甚而決此乃子産議載書之時也魏方進當因其勢而順導之乃以殺宰相詰責士卒不知時措一至於此苟以國忠爲不可殺是與之同亦不得免乎死矣昏亂之朝官爲御史大夫

一無規正亦不得免乎死矣

上出尉勞令收隊皆不應陳玄禮曰國忠旣誅貴妃不宜供奉願割恩正法上倚杖傾首面立久之韋諤前曰衆怒難犯安危在晷刻願速決上曰貴妃安知反謀高力士曰將士勢不自安乃命縊之軍士皆呼萬歲始整部伍爲行計

天子之尊威制四海而不能庇一婦人何也怨之所集禍所起也明皇昵於楊妃几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供徵三十年租庸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跣挾進薦鮮于仲通帥劍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敕則毒又徧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至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怨一人三失怨豈在明猶當

圖其所不見焉況怨塞乎傳禍以貴妃一家之故夫何由
更避其死也人君孰不有女寵而能或至此自非陳玄禮
高力士輩諍勸以速救則驟怒之禍必及其身矣而或者
乃云不聞夏殷之衰自誅褒妲以是為玄宗之美則非矣
使陳輩不言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蓋亦迫於不得已耳
上至扶風士卒潛懷去就往往流言不遜上患之會成都貢
春綵十餘萬匹至上陳之於庭乃召將士諭之曰朕比以衰老致
逆胡亂常今卿等跋涉至此朕甚愧之今聽卿等還家朕獨往蜀
可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
也因泣下沾衿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二上良
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遂息
嗚呼悲夫玄宗之在扶風也方其盛時開闢新宙專務山

海頤指氣使無不如志今也受制於李輔國恐於流言欲
齊之以刑則刑不得施欲正之以勢則勢不得行遂至甘
詞善誘若乞憐者然後僅免於危殆向者削平內難志氣英
果今何在歟無乃不知持其志以縱其氣是以豪侈放逸
於前而挫折委靡於後歟由是知終始惟一厥德日新者
其必有道而人君所當留意也

陳希烈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俱降賊祿山以希烈垍

賊相

宰相人臣之極位既已為之不獲乎上者奉身而退可也
何敢生怨心使懷有不平亦何至喪身而事賊且祿山
有踰於相明皇乎不從賊之害且能甚於死乎希烈學莊
老者也彼徒見其曠蕩放肆以立名節與毀名節等耳謬

如是皆爲等相與不爲等相亦可齊以一致而恩怨於吳恩何也學荀子而不得其正猶爲坑儒焚書之事況學莊老乎

肅宗　唐紀

玄宗之在馬嵬也父老遮道請留乃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願率子弟從殿下東取長安若皆入蜀中原無主乃擁太子馬不得行使人白狀玄宗曰天也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爲念又使人宣旨欲傳位太子不受行至靈武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牋五上肅宗遂即位尊玄宗曰上皇天帝

范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

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直叛也其失在於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孟子勸滕文公行三年喪文公曰父兄百官不我欲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孟子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莫敢不哀者先之也世子曰然是誠在我遂行之彼肅宗有滕文之見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耳唐高祖睿玄之爲上皇非所欲也勢可以釋位而不釋遂至逼遷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不能少待或稱兵或借便皆有奪位之故也父不父子不子昧於春秋首惡誅死之戒甚矣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帝爲太子與京兆李泌爲布衣交及即位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裴冕杜鴻漸魏少遊等於肅宗初無雅素特乘時攀附以取富貴耳李鄴侯則帝之故人也不惟肅宗嘗亟相之冕固宜避席而讓也在泌自處亦無躐取之嫌不稱之議然力辭而不居何也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抑小游從遷相亟伏既非素交之道兼危傳襲又相承奉均業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為賓友者也

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為巡所敗潮謂巡曰足下其如天道何巡曰卿未識人倫焉知天道

人倫天道同條而共貫者也而秦漢以後學者不知其一矣使巡偶然言之得不謂之暗合乎使其學而知之得不謂之心通乎令狐潮之意謂唐室異亂蓋天道也豈惟潮凡有背叛之心者孰不為此言惟明於人倫則犯上者自

無有況作亂乎以是觀泌非特能取軍守城而已寔賢學相也

上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不弘耳上不悅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奈何矜之泌曰但恐上皇聞此軟意陛下爲韋妃之故萬一慚憤感疾是陛下不能安親上流涕拜曰朕不及此

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畏)擅嫉疾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社塗炭按誅王敦故事鋸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已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德足以覆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可以小知而不可大受耶

至德元載冬十月朔日食詔

日食大變也既變之尤大者也肅宗始初清明志平禍亂未有酒色昏荒之事而謫見于天若是其大何也人主之德莫加乎孝其剛莫先乎無欲其明莫要乎知君子小人之辨肅宗乘危取位而不能孝父愛張良娣而不能刑家任用李輔國殺其賢子使李泌不敢自安而君子退小人進其功業不遂父子不相保而身不得令終率以是三者天之示人豈有一毫之僭乎使肅宗克謹天戒以日自況恐懼修省克正厥事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

烏承恩以信都降思明

先是常山守王俌欲降賊諸將殺之遣使者宗仙運來迎承恩承恩以無詔命辭再三勸之終不聽雖守此志以信

都之衆與朔方三千人憑壘高深要結鄰援相與擊賊萬一不捷死於其位上也至於力盡則近有李郭可從曾不是圖乃舉城降賊何見理之不明而執義之不堅歟是故從常山之請不若固信都之守而下史思明之拜不若用宗仙運之說惜乎承恩之智昧於輕重可否之差也

上問李泌敵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賊所獲皆輸范陽豈有四海之志若今李光弼出井陘郭子儀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安守忠田乾眞皆不敢去其地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惟阿史那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扶風與李郭互出擊其首尾賊至則避去則乘之復命建寧竝塞掎角與光弼取范陽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

李泌之策與子儀光弼同但儀弼在遠語之不及詳耳使
肅宗盡行之則河北本根之患盡去它日藩鎮無自而起
豈非久遠良計乎而肅宗先從後違夫豈智之不足乃心
有牽制之私耳不亦惜哉

祿山為其子慶緒所殺

明皇寵愛祿山自林甫國忠皆不及也疑間之言如水沃
石而待遇益隆顧欲倚之扞西北二虜而已得肆意娛樂
耳祿山乃以反叛報不貲之恩不亦逆理之甚乎逆之甚
則其反速天降災殃各從其類故祿山以臣叛君則慶緒
以子弒父如表之有景而亂臣賊子終不戒也

上欲立太子李泌諫止

肅宗不受寶冊曰不敢乘危傳襲但以中原未靖權總百

官耳夫百官名稱乃可攝行何者人臣有功緒之稽進退之義也惟天下無攝攝皇帝云者王莽之惡非法也今肅宗已即位布號於四海而奉玄宗為上皇矣豈曰權總云乎夫寶冊虛禮也亦猶傳國璽之為物也居其位而無璽與冊不害為天子受冊佩璽而不居其位不害其非人主也置寶冊於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為皇帝先欲建中宮后欲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給事太子宮上委信之輔國外恭謹而內狡險見張良娣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倓言二人罪惡於上二人譖倓謀害廣平上怒賜倓死

古之人憤而啓悱而發衡於思慮而作徵於聲色而喻操心危慮患深而達肅宗為太子厄於李林甫二十年其憤

悱危困多矣親見其父惑一楊妃信任宦官聽讒殺子曾不知戒夫明皇中人之資也身致太平然後肆意亦中人常事肅宗方在播越大勳未集巨寇猶存宗廟未復陵寢未瞻省已襲危亡之迹其所以克取舊物者得非天未厭唐而忠賢是賴乎不然中人以下不可語上無自能興復之理也

賊將尹子奇攻睢陽許遠告急于張巡巡自寧陵引兵與遠合遠謂巡曰遠懦不習兵公智勇兼濟請遠守公戰自是遠但調軍糧修戰具居中應接而已戰鬬籌畫一出於巡賊遂大敗夜遁

賢哉許遠之為也張巡位出己下知其能而授之兵權濟國難虛心佐佑之不以為嫌推此心也盧懷慎之相業其

所優為也夫惟賢人君子有推賢讓善之誠心而無妬忌之行一有妬忌之行不問其事之大小必當以小人斷之此見於秦穆自誓而孔子言大學引以為據者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充而不已伊尹周公是也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充而不已李林甫盧杞是也

上至鳳翔諸道兵皆會李泌請用前策上曰今當直取兩京更先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以新至之兵攻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賊衆遁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則用兵未已也若先除其巢穴則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

事有大小緩急之序不知而倒置之不可言智知而逆施之不可言仁肅宗初從李輔國大孝之言不爲兒女之戀

於馬嵬舍上皇而西行為宗廟社稷之大計也今大計不
就復盡晉長民罄弃遠歟而不用何也欲速見小利之過也
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肅宗雖已即位
未入京師有衣錦夜行之心故乘諸軍初集急取長安冀
黃屋建左纛猶人之富貴而以歸故鄉為榮也豈非年壯
長而心尚童歟夫安能剗平僭亂而混一四海歟
上皇思張九齡先見為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楊妃再出宮及歸而寵愈厚張九齡罷相繼貶而死于荆
孔子曰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其效驗至於亡國可不懼
乎李覯有言使管仲而不死雖內嬖六人庸何傷君子非
之曰未有蠱其心於女色而又能盡其心於賢者也王氏
亦曰但誅弃甄則宮中有西施不足憂矣是不然附記楊

妃以進身固位者李林甫楊國忠高力士安祿山凡幾宰
嚭可勝誅耶故西施者宰嚭之所倚也妲己者飛廉之所
倚也張麗華者江總之所倚也胡武嬪者于忠之所倚也
楊太真者李林甫楊國忠安祿山諸人之所倚也小人必
倚內寵君子則無所倚也明皇忽九齡之言及身罹危亡
而後思其先見方之袁紹有憾於田豐則遠矣雖然亦奚
及哉正使鄉也用九齡言禍亂不自范陽可耳太真在宮
林甫在朝九齡必見逐殺一祿山生一祿山亦無救於播
遷之禍是故太平之君惟無欲然後能持盈而守成也
尹子奇復攻睢陽城中死傷之餘纔六百人張巡許遠分城
而守時許叔冀在譙郡賀蘭進明在臨淮皆擁兵不救巡令
南霽雲告急於臨淮霽雲再三說之慷慨泣下進明終無出

巡遠賊知援絶圍之益急初寧相房琯惡進明以爲河南節
度使以叔冀副之叔冀恃其兵銳且官與進明等不受其節
制故進明不敢分兵非惟疾巡遠功名亦懼爲叔冀所襲也
嗚呼賀蘭進明亦可謂不思矣巡遠危迫亡在旦夕我能
救之功名猶不在我乎誠有慮於叔冀者直以事理勝戕
聽命可也今遲疑選懦智勇俱喪而忠義不立千載之後
猶有羞於齒牙豈不辱乎房琯若知進明不可用則明
言於上而發之以爲有才則不當用私惡而委之兵柄操
此心以馭人羣難乎功業之遂矣
上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女歸回紇
湯十一征而爲王百姓知其心曰非爲富有天下也爲匹

夫匹婦復讎也伊尹相湯爲世保衡其言曰一夫不獲其罪在我宜其代天理物爲聖君賢相也夫子女豈禽獸豺賊之比哉乃大唐五世之民耳爲急欲得城之故乃舉而弃之於夷狄或功勳之家或禮義之族或富庶之裔或孤弱之遺先巳爲大盜所困其望王師何啻渴者之望水使回紇登而獵之其冤悶憤怨之氣迫於王命無所伸愬其方之推而納之溝中者何以異乎肅宗於是失君道矣任是責者非裴冕房琯與李泌耶

李泌請爲閑人上曰累年同憂今方同樂柰何遽去泌曰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曰卿何疑朕如此泌曰殺臣者非陛下乃五不可也陛下向日待臣如此臣於事猶有

不敢言者況天下既安乎上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泌曰非也乃建寧耳上曰建寧欲害其兄圖繼嗣卿不知耶泌曰審然者廣平當怨之廣平每言其寃流涕嗚咽可以察矣上泣下曰既往不咎泌曰願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天后方圖稱制惡太子弘聰明酖殺之立次子賢賢內憂懼作黃臺瓜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無再焉上驚曰安有是時良娣忌廣平有大功潛搆流言故泌及之泌固請歸山上留之不得乃聽之

鄴侯不事肅宗必欲辭去者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舍相位而隱於山林冀君之或思其故而一悟也雖然弃舊而圖新

改往而修來惟剛明之才能之肅宗豈其人乎泌所謂五不可者一曰遇陛下太早則意在交友之分也其四者特爲之詞耳其情直以內間張后外間李父留而不去難必及也而難於發言故言建寧冤死以戒再摘之禍語雖不及而意則有指矣使漢高光武而聞之不待辭之畢而深有感于心泌又復百餘言肅宗終不喻也於是固請而必去是故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于內輔國寵于外則賢者必不自保賢者不自保則唐室之卑自是始矣嗚呼鄴侯亦可謂得出處進退之義者矣

以嚴莊爲司農卿

嚴莊祿山佐命元臣最貴用事諸將皆不及者既同祿山

叛君又教慶緒殺父天下之罪尚有大於此者乎此而可
忍孰不可忍矣唐既受其降又官使之則當時亂臣賊子
又何必討斯舉也殆將吹波而助瀾歟

上皇至鳳翔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精騎三千奉迎

父子天性也大利所在嫌疑生焉上皇不以甲兵自隨其
慮深矣肅宗之迎父也當盛威儀備物采何必發精騎耶
事之無成憲者有其舉之當爲後法今以精騎迎安輿它
日遂有露刃而劫遷者凡物不可不慎而況於父子夫上
皇釋兵而見其子豈非張后輔國之謀已有聞於外耶輿
慶之不獲安其居辟穀之不得考其死漸生于是矣

上欲免張均張垍死上皇曰均垍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爲賊
毀吾家事罪不可赦上叩頭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臣

不能活均垍何面目見說於九泉上皇曰垍爲汝長流嶺表均不可活汝更勿赦上泣而從命

張說及垍於肅宗爲太子時固有保護之功然其計得行則由上皇仁慈也非上皇必欲信讒而二張必能奪之也今肅宗謂非說父子無有今日以生生之恩歸說垍而上皇無預焉豈不悖天理戾古之明君不賞私勞不代私怨蓋不以一身而害天下之公義也均垍貴連國戚身出相門受寵豪榮非他人比一旦稱臣于賊曾不疑愧若以私勞免其大戮則君臣之義廢而國法不必設矣爲肅宗者以均垍付之廷尉不得免死而爲張說置後其庶幾乎

立張淑妃爲皇后

故妃韋氏無罪被廢削髮爲尼尚在禁中肅宗宜如何若

以家事聽上皇之命則上皇無旨使立張淑妃蓋時移事變於韋氏必有惻怛之意矣至德二載韋氏卒史亡其月日乾元元年三月始冊張淑妃爲后若如肅宗初問李泌之意豈至紆緩如此無乃上皇欲復韋氏久而未果此固張后李輔國之所以深怨上皇者歟

張后生興王佋纔數歲上欲立之而未決謂李揆曰淑妃爲太子何如揆再拜賀曰社稷之福遂立俶爲太子

武惠妃欲立壽王瑁致明皇一日殺三子肅宗所目覩也廣平王俶既長且從艱難又有功勞當爲太子夫何疑者而惑於張后不能自決向使李揆懷姦內交宮禁如李林甫輩以輔國爲援廣平必不得立而唐室再亂矣然則揆其賢矣哉

命郭子儀李光弼帥九節度使兵六十萬討安慶緒上以二人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

軍無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若俱召入朝面授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爲先光弼本子儀所薦又夷人也必不敢當制將之任則以子儀總九節度使之師成功決矣不然俾二公分統之殊方而進擇利而行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是豈明主所爲乎

史思明救安慶緒大敗官軍慶緒見思明稱臣思明數其弑父殺之引兵還范陽稱大燕皇帝

人而爲賊至不道矣然良心終在以秉彝自天不可滅也

其爲賊者自臧之耳史思明殺安慶緒而戮之豈不當哉
慶緒以弑父誅則叛君者不異思明知人而不知已何也
使其戮慶緒舉河北歸朝廷釋甲入見必與汾陽同爲異
姓王何榮如之惟知人而不知已則其所知非真知也乘
慶緒之衰假討賊之名利其土地兵馬而已是賊而又賊
也終亦不免於禄山之禍後來者曾不懲戒亦獨何哉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天興尉謝夷甫殺之押官妻訟寃李輔
國敕孫鎣鞫之無寃又使崔伯陽李曄權獻鞫之與鎣同妻
不服又使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召若
虛欲劾之若虛詣上上匿之簾下伯陽入奏若虛附會十人
上叱出之伯陽四人坐貶若虛除御史中丞宰相李峴奏伯
陽無罪上以爲朋黨貶蜀州刺史謂左右曰峴欲專權朕自

覺用法太寬

毛若虛黨李輔國肅宗置之廉下是自爲黨魁而反罪李峴輔國專權著矣峴爲朝廷扶立紀綱先已奏陳仍又得旨曾未逾月竟爲輔國所擠是肅宗以輔國爲一身忠言正諫何自而入乎姦邪之臣何世無之惟人主聽信與之爲一身則未如之何是故李峴抑制輔國則肅宗以爲專權宦者押賜得賂不滿意則代宗以爲薄我蕭復面責盧杞則德宗以爲輕朕李絳不與李吉甫同則憲宗以爲朋黨使其待君子以此心夫豈有此敝哉

回紇以寧國公主無子聽歸京師

以天子女而配夷狄耻也甫及一年遽以無子出而來歸其耻大矣而唐之君臣不以爲耻蓋其與夷狄結昏以爲

常事故也匹士之家相擇爲配偶或不先而見出尚喜乎鄉里況夷狄乎設有公主下嫁士大夫而見出斯士也免死幸矣今回紇憑凌肅宗不敢加以一言甘心受之乾德不剛不太甚乎與夷狄結昏者可不以爲永監乎

李光弼也中潬與史思明力戰思明潰走

祿山部將無如史思明桀黠難克者中潬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矣至主相當僅得一勝自是之後二人不復對陳向若不罷郭子儀使與光弼掎角圖思明賊必可平而無後患矣史言魚朝恩因孽之後而不言所惡之事竊以意度之子儀渾洪重厚不能爲閹尹屈此固朝恩之所惡也自高力士有權寵外庭目之爲翁父而肅宗亦以父呼李輔國李揆非閹士也身爲宰相於輔國亦執子弟禮托自

上流久而成俗人不知其不可也而郭公大賢豈肯以尚父之重降禮於軍容誠見惡宜矣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既欲為國平賊盍亦少貶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以至罷奪兵權置諸閑散豈非所矜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也使子儀奉承朝恩受其慰薦以固權寵雖發兵朝平河北永免枉辱而自尊大宇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使肅宗識意於職定四海必尊寵子儀不使中人得軒輊之子儀受知若父而為之建功立業雖赴湯火蹈白刃可矣故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光弼之見惡於程元振也得非不近乎乎

宰相第五琦坐事貶御史大夫賀蘭進明坐貶

安史之亂用命守死者莫過於張巡許遠擁兵不救者莫甚於賀蘭進明肅宗以此罪進明雖殺之于睢陽以謝戰没忠義之寃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仍為御史大夫及用第五琦黨而去之夫位為宰相安得不進人才被其引拔即稱朋黨其後來者豈亢然獨立而已則朋黨何時而已耶故凡坐宰相而廢退誅殺者惟大逆不道迷國罔上之罪乃可苟罪不形顯徒以朋黨之名而逐之非政刑也肅宗以房琯黨而逐嚴武以李峴黨而逐崔伯陽以第五琦黨而逐賀蘭進明謂惡人臣交私亦可矣而張鎬以不事中要罷蕭華李峴郭子儀李光弼以忤輔國朝恩罷是黨於中貴人則無害而蒙宰相序進則為黨好惡如此豈足以君天下而服人心乎

李輔國雖貴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與外人交通陳玄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爲社稷計豈得徇匹夫之孝若迎居大內可以杜絕小人上不應會寢疾輔國矯詔將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甘露殿上皇驚幾墜留侍衛纔尫老數十人流力士等於遠方輔國詣上請罪上曰卿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自是上皇日以不懌辟穀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但遣人起居

內寵嬖豎合而爲一人主不悟又委信之其終不至於篡弑逆亂者古無有也肅宗之事亦可以爲監矣夫祖考所爲賢且德也子孫睎之鮮能及者非賢非德也子孫傚之鮮不過焉兩漢而下繼世之君往往柩前即位孰有爲天

子子親承大寶得謝汝待朕聚四海之養以全其孝盡其
樂[illegible]禮可運之嘉會矣而太宗明
皇[illegible]之孝道無稱焉豈非自太宗失之歟高祖春玄晚
節末路不免兵甲震驚之禍而玄宗尤酷嗚呼悲夫輔國
之言曰陛下當爲社稷大計豈得徇匹夫之孝夫孝以奉
父母爲先然後上及於祖宗今父在也乃困其身怵其心
而社稷是安此中人已下所能辨者肅宗不察蓋自馬嵬
西行輔國已有是言今又云爾是知肅宗爲人可誘以利
故也當是時白刃脅遷盡去左右之人而居西内上皇辟
穀成疾以至殂殞其異於趙武靈王沙丘之禍幾希矣夫
以討賊之故奪父之位其終至於如此使安慶緒史朝義
而有知豈不含笑於九泉元結頌唐中興曰盜緣曰大業

是過舉其始而未知其終也

或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還定河北爲魚朝恩沮而止

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爲史所有猶爲是計不亦晚乎雖然以兵柄付郭子儀則善矣朝恩力沮其行亦何意哉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耶

肅宗初意復兩京而已後東京爲思明所取亦不甚介懐姑命光弼禦之欲速見小利又用閹尹廢弃勲臣坐失天下之半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嗚呼人君不以天下爲度其能濟者末矣

史朝義思明長子也無寵思明欲殺之而立少子朝清識泄

其謀朝義憂懼其嘗屬諷夜引兵而入思明踰垣而走射中
臂禽之思明曰殺我太早何不待我取長安遂縊殺之朝義
即帝位

逆亂之人其事雖無成理其心固不爲敗謀也不爲敗謀
則眥小爲敗事然不能加此者利欲之極也義理不極不
爲聖賢利欲不極不爲盜賊利積而欲滋則雖百萬羣居
而無終日之計故安慶緒史朝義皆以親子逆而舉事曾
不經宿也夫祿山思明獲黠有餘矣叛而僭稱坐席未嘗
暖皆欲廢長而立少言出于口而刃及于腹矣及于胥經
及于履天之報施亦明矣乘矣不可復矣而亂臣賊乎有
相摩足相躡也夫豈未嘗知書不監往轍乎思明曰殺我
太早何不待我克長安也哉使長安果爲慶緒所殺而死

于朝義亦何成之有

上元二年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人君不取表于天而取表于日者以父事天故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也說以爲人君之表也故[illegible]其失則暗而不明臣子背君父則暗而不明夷狄侵中國則暗而不明政權在臣下則暗而不明肅宗有其三焉其失日深未嘗改也故至德元年即位甫彌日食一既至是食之又既而加暗焉大星皆見陽精淪溺天事常象亦甚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仰答變異之意必以天象人事不相涉也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驚悸其身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是故日食有常度而春秋每食必書不嫌其同實者以變異莫大乎日食戒人君不可忽天變

也以此防民閑立元天寶道再食之不盡如鉤至德上元日
食再既大星皆見而視之盡如此無乃不知天命而僭聖
人之責歟
或言為司農卿康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
晏遣吏防守莊家上尋敕出莊莊怨晏言其漏泄禁中語矜功
怨上貶晏刺道州莊難江尉謙伏誅
嚴莊犯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貰之既用爲司農卿已失
刑矣今幸其自敗正名行戮未甚不可又寬宥書[illegible]宗政
刑之不可曉類如此若事與晏則康謙不應獨罪若事有
實則劉晏不應被輕貶且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亦證於莊
之背叛殺逆之罪孰乃聽其反噬得自解免而謫實晏貶
之誅書之無乃無偏王道平平亦異乎此矣

三年建巳月上皇崩

野史記明皇之崩其說甚異而唐書不載司馬氏考異亦復闕焉得非無徵恐人之不信歟然以當日之事考之張后於上皇無所憾者西内之遷乃后與李輔國同謀苟無深憾豈應至此故竊疑之上皇歸自成都肅宗故妃韋氏尚在張淑妃宜立而緩於立其間必有曲折或上皇悔昔日之舉而上亦未忘故情有復后位之意耶不然劫取厥舅以自近將何爲也然則玄宗所謂吾嘗服大丹不可死及他日盜發陵寢見其髑骨破而縫若黄金所縫者豈鑒空相符而爲此言使其無之肅宗不孝之罪猶得末減不然何以自白於千載乎噫嘻悲夫

后李輔國晩年有隙上疾篤后謂太子曰輔國逼遷聖皇

罪莫甚大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辭太子出后謂越王係曰汝能之乎對曰能乃選宦官勇力者二百人授甲於長生殿後元振知之與輔國勒兵而入上在長生殿輔國以太子之命逼后下殿幽於後宮左右驚散上崩輔國殺后立代宗

張后以逼遷聖皇爲李輔國罪則其同謀爲惡無疑矣后素欲廢太子故教以討賊知其必不能克欲因以譖之而不虞元振之覺其情也后從帝起于艱難微時不聞而力與滔德二帝既不以道終又欲陷太子於大惡而立其所愛其不尸戮也幸矣肅宗在位八年自李泌既去制敕盡出輔國之手帝所可否纔十一耳及其久也惡之而不能去知張后專權而無如之何又爲中官悍婦所撓君而不

得知己駭於亂兵而以驚怖死子制于兩大閹而不正其始而謂之中興唐室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顧如是乎

代宗上　唐紀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橫心不平及即位以輔國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使盜夜殺之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不平輔國專横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心也公與私特在利己不利己之間人君可不慎乎上之為廣平王張后深欲去之故上惡后而德輔國之衛己而殺后也是以隱其死夫張后天下之母也閹人安得而殺之以震驚肅宗為罪耶則是曰舉兵非后也以將危太子為罪耶則太子已在外告于宰相奉而立之可也且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

爲太子累久矣而摭以自功陵覆之若其洩乎讎下而加
賻贈焉代宗之舉可以爲禮矣
李光弼禽袁晁浙東皆平晁之衆近二十萬
袁晁之起民從者如市其怨自元載徵負租之刻而不聊
生也至是再經春夏轉攻州縣所陷幾遍于浙江之東然
後討平其爲賊被殺與良民之殺於賊者幾何人矣豈非
困民而刑之乎而元載致寇朝廷不治他日至擢爲宰相
然則聚斂之人何所憚耶貪其財忘其罪視赤子不以介
意草薙而禽獮之君人之德喪矣
禮部侍郎楊綰上言貢舉條目務十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
楊綰初議請令縣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
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是彷彿鄉舉里選遺意[illegible]貢

舉條則徒有聞經對策之目而無縣察淵升之文或者猶沮止之建議之難如此及緖爲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有所不及歟抑蔑謝之遽也夫問以經義已涉空言然亦足以觀人士之師尚觀緖所條其詳不可見耳宜爲之法曰凡應經義科者有司問以十條令隨所占經引先儒之說兩家至三家而主其善者或有己見則附于後不得誇矜辭藻惟務直述每條以二百五十字至三百字止如此則人之習經者可見其通塞矣對策惟問以前代故事有疑難無折衷者以五道爲率每道亦以三百字止而不得問以時事以杜其諂諛之態如此則人之習史者可見其深淺矣若夫投牒自應畧壞人才之本也廣取士之門如漢武從董之此者自薦可也讀誦五經從孔氏業而

原缺

子不賞私勞而殺堅平漢高祖不賞私勞而誅丁公君子美之矣其公心不以一身而廢天下之義也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覆宗社於是而權宗社一身之輕重則宜肆諸市朝仰謝九廟中謝諸將下謝百姓則代宗之心如天如日天下見之而王道著矣今不以此爲念而專念其保己曰吾垂情於保己者何患人之不我保也夫蕃戎入寇元振不以聞子儀請兵元振不召見虜騎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爲吐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要之帝心先蠹於私故終迷是非之分耳

以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權寵無比築城於鄠縣及中渭橋屯兵以備吐蕃以駱奉仙將其兵

以貴寵待詔爲易去則肅宗不能去輔國代宗用程元振然

後去之以貴常侍爲難去則抑伉以太常博士一朝極論則元振不得固寵而安位代宗監此亦可以已矣又以兵柄盡授朝恩是明皇肅代父子祖孫皆以閹尹爲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旣久根深蔕固權重勢雄其於人主如目瘤如肺癰如疾在膏肓誠不可去矣夫致僕固懷恩反者駱奉仙也惡郭子儀而譖之者魚朝恩也奉仙取信懷恩已不可回子儀再造唐室乃益崇寵朝恩以形迹之於勳臣體貌略不加焉子儀則終長者矣代宗君道如何哉

劉晏坐與程元振交通元振之敗李峴有力焉由是爲宦官所疾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獨李峴爲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

歸于北司也欲天下之亂不難矣劉晏亦附程元振何也
此才士之所為也峴則賢士也賢者有所不為才者則不
能爾矣夫晏既坐與元振交通而貶罷則峴宜以黜退元
振而受賞今兩貶之于以見代宗之權不勝宦官之勢陰
盛陽微君德衰矣

郭子儀以大盗既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
河中為始敕罷河中節度

子儀忠謀為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是時河
南諸鎮兵罷之易耳河北若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之代
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屯兵中
渭橋與鄠縣名備吐蕃實以自衛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
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不得外屯矣於是朝恩深憾之

曰爾欲罷所在聚兵我故不罷而獨罷爾所部以是爲足以抑之也小人度君子無所不至不知於子儀何損焉朝恩失倚則如豕無牙牛無角鸞無尾子儀蓋嘗撤居部曲散去略盡不問之事則河中無兵夫何損焉代宗不察勲臣之忠用朝恩言殺諸以殺禮君道缺矣

上之幸陜也李光弼忌程元振擁兵不至光弼治軍嚴諸將不敢仰視既久不朝其下與僕禀畏愧恨成疾而薨人臣之義無以有己東西南北惟命是從況寇戎入冦乘輿播越使來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況御兵之制繫于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譏大則畏死有如唐室威令振舉問諸將緩於勤王之罪則光弼爲首其能免乎今天

子蒙塵而方伯之師星馳飈發擊退虜賊再安宗社元振雖欲諧媚詿誤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昔趙鞅入于晉陽本拒范中行也而春秋以叛書之君子曰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是篡弑之萌堅氷之戒豈無以有已者乎光弼困於讒間遷延居外不肯釋兵卒以憂死蓋不知春秋叛趙鞅之義哉昔光弼與郭子儀齊名取兵之道戰伐之能尚或過之而不能以功名自終古人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晚節末路之難豈不信夫子儀以武舉進而其行事類知道者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

廣德二年戶部奏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天寶十三年至此歲纔一星終戶九失其六口五失其四

雖河朔強梁民版不入正使有其半亦亡其半矣明皇四十餘年生聚幾一千萬戶觀以楊太真李林甫二人敗之則十年之中所耗無慮十之六七成難壞易如此養民者人君職也有意於養事不克終猶不免於自殘殄之況無意於養之者乎民之生於肅代德宗之時蓋亦自生自死於天地間耳豈非失職之甚歟郭子儀請罷兵於前獨孤及請休兵於後而聽者如不聞故知斯民之無司牧也

置百高坐於資聖西明兩寺內出仁王經二寶輿講之以人為善薩鬼神導以鹵簿百官迎從

佛書固有深微幽遠者不為禳禍而祈福也若仁王經則淺俗無取為甚而代宗好之宜其於忠言正論不能聽也

在肅宗時嘗飯僧數百人晨夕誦佛竿相張鎬曰帝王當

修德以安人未聞飯僧可致太平者也雖然之其後乃以
人為菩薩鬼神是直兒戲耳代宗資非英傑重以元載杜
鴻漸王縉之徒皆僧人之奴隸也而並位宰相於是兒戲
盛作天下日入於衰民皆泯亂不可救止千載之後撫其遺
迹使人深嗟重歎而已矣

回紇吐蕃入寇圍涇陽郭子儀嚴備不戰遣人說回紇共擊
吐蕃回紇曰郭公豈在汝紿我耳可得見乎子儀曰今衆寡
不敵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遂與數騎免冑而進諸酋長
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

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
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
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忠信非可一

日而為也積之既久行之既著名發於實而聲覓乎遠則其音聲容貌亦將有孚乎人此回紇諸酋所以釋兵下馬而拜者也夫豈可偽設而僥倖哉使其去義無素欲以矯誠歷信而冀太幸之華心至則靡耳嗚呼誠之格物如此三代君臣德以誠成政以誠立教以誠帥其鼓舞不變至於麟鳳在郊龜龍遊沼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況於斯人乎況於夷狄乎王者之迹息聖人之道衰尊以智力相糾持不復知誠之理人變其情巧偽日滋風俗澆靡入於媮薄如武侯之刑罰無怨於李平郭公之片言取信於回紇寥寥乎餘年蓋可一二數耳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貞也者包中正誠通而為義者也子儀其庶幾乎
子儀取酒與其酋長共飲回紇請子儀先為誓子儀酹地曰

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殞陳前家族滅絕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而還吐蕃夜遁回紇追擊破之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藥葛羅要子儀盟誓使子儀急於退師許以重言而他日不能副或能副之而有傷於國則踵未旋而難復作矣今子儀之誓初聞之若重大嚴毅不可犯者及味其旨乃無所甚焉所謂苟有負約身隕家滅者果何約乎既不失己又得虜情且無歃血結盟之羞處之雍容而出之勇決施之無悔而守之無疵以此排難解紛何愧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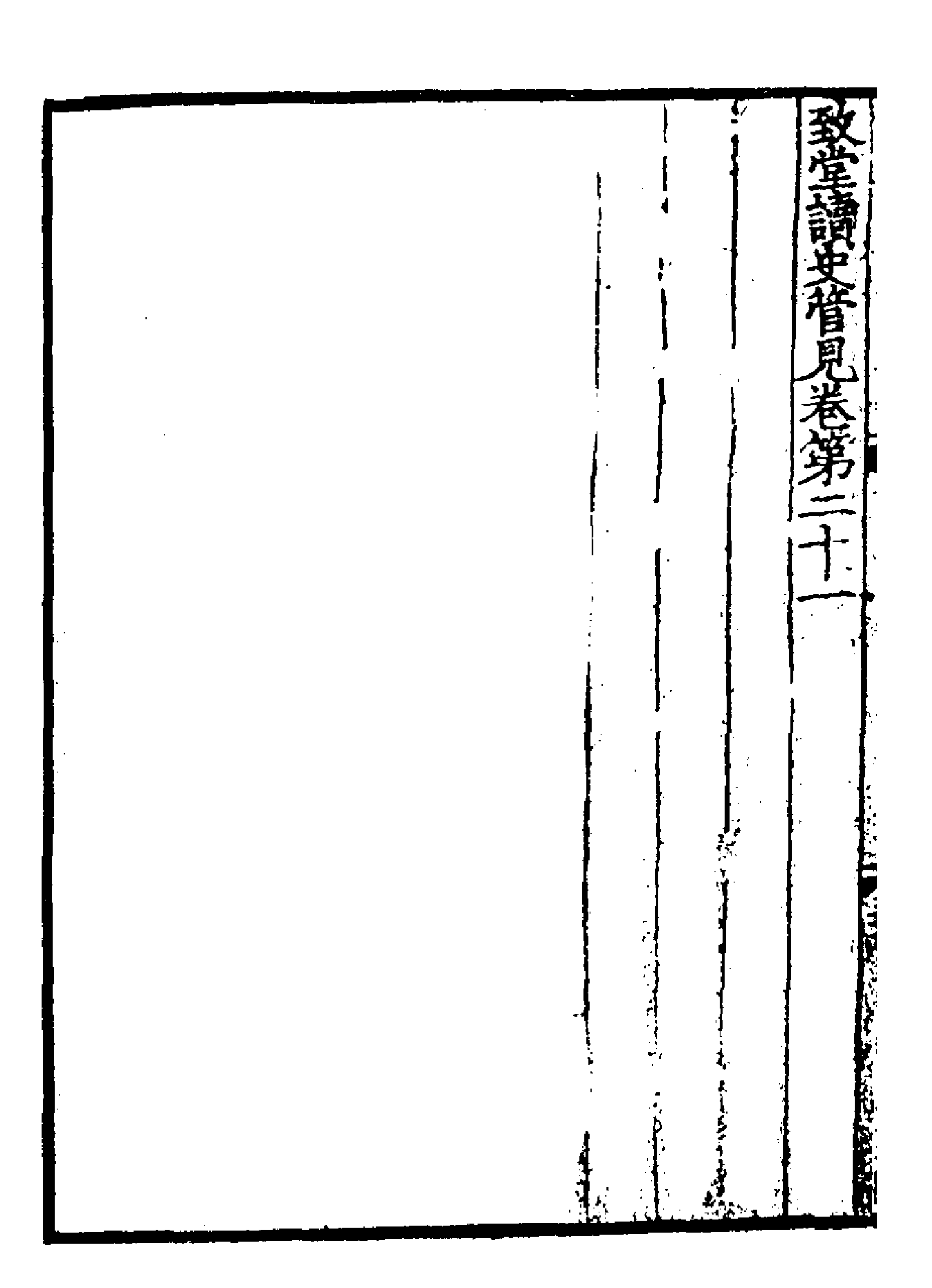
元載擅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短令百官奏事先白宰相刑部尚書顏真卿奏曰李林甫爲宰相深疾言者卒成幸蜀之禍然猶不

敢明公奏事皆先白己也陛下儻不早察漸成孤立載奏真
卿誹謗貶峽州別駕

妖言誹謗之罪雖非德政以之尊君猶或可爾故孔子曰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若夫身為列卿言大臣欺蔽於其君
而大臣目之為誹謗是以君自居也觀顏真卿之疏戒林
甫覆轍恐代宗孤立至忠至切何誹謗之有而元載以誹
謗罪之甚於指鹿為馬者幾希昔趙奉璋以分郡刺史告
林甫二十餘罪林甫諷御史以妖言杖殺之林甫恣肆不
待言而奉璋不無責焉以非言責之官也今顏公為天子
近臣何事不可言者其忠義縱達自可當輔弼之任而代
宗不悟其厚於君也而黜逐之以快讒慝之人嗚呼不明
一至於此乎

邠寧節度使馬璘以段秀實爲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用衆竟殺之

勇力之士非難得也勇力之士奉法畏義則國家之寶也肅宗時將軍王去榮挾私怨殺本縣令賈至韋見素請誅之肅宗以其善用礮竟赦之使去榮礮足以禦祿山思明聖王之法猶所不許何者部民殺令長與邊將殺君父其惡一也肅宗曲意以屈公議蓋去榮一礮之功而終不聞焉卒之破平逆亂者乃郭李諸將帥也然則徒爲是過舉耳今段秀實一將之任其遠見正如賈韋所論而馬璘又能從其說于以擬諸肅宗豈不有愧於將將之道哉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一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

代宗下　唐紀

冬十月乙未上生日諸道獻物爲壽共直錢二十四萬緡常袞上言以爲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民斂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陋哉代宗何其無天下之度也古者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王畿所入足以供車服矣故不責諸侯貢焉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故不許天子求焉天子而好私財不於諸侯何自得之諸侯欲營私財不於百姓何自得之於是暴長虐吏浚民膏血各自封殖其歸于君父者百之一耳不寧惟是必有貪多務廣之人意無紀極而僭擬奪攘之漸作故君人者務昭儉德臨照百官百官象之[illegible]

分修心不生而兵可寢刑可措矣常袞若以此啓代宗庶乎其聽歟乃謂節度使斂怨求媚夫代宗惟喜人媚尸素嘗有愛養斯民之意宜袞言之不入也第共知元王秉政二十年不按贓吏而不循其本代宗旣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宰相受賂則節鎭守令困將不令而化旣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夫元王之不按贓吏好賄之術當然也若其按之貨寶得至乎代宗受此惡名千載不滅一歲所得纔二十四萬緡不知天下富室有倍蓰什百於此者不以撫有四海爲大而以二十四萬緡爲多其意以國藏與私將爲別也隘哉鄙歟何其無天下之度耶

魚朝恩奏以先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於是窮壯極麗盡都市之材不足用奏請毁曲江及華清宮館以

給之高郢三上書力諫皆寢不報

人死而宜無福無禍使其有也豈可祈禳所以知其不可祈禳者以人之生驗之所欲之福無所於求而所懼之禍無所於免故也生死一道也借曰可者莫大於父而母次之肅宗以震驚晏駕所當先也舍父舍母無乃悖於人道乎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奄人則父母皆不知也姦雄如曹操尚不知其生出之本末故知奄人之不知也曾不知其父母安能使人孝而佛氏者乃不知[illegible]造寺資福其有益乎其無益乎且章敬寺魚朝恩舍莊為之[illegible]代宗之命則資太后宜福者朝恩之家耳宜[illegible]其家以[illegible]其私乎今乃毀曲江及華清宮為之曲江者國家之[illegible]華清宮者先帝之別館也而代宗一二順從曾不可[illegible]所

諫事理明白乃聽之藐藐焉夫惑於異端者冀以求佑固

無是非之擇也

始上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之上嘗問佛言

報應果爲有無載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

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

恩出門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非人力豈得言無報應

也上由是深信之

代宗雖庸才其問報應之有無則亦要矣人之所爲惑於

佛者一以是故也代宗若問諸高郢郢之對必正矣彼元

載王杜乃惑溺者而可問乎是故求道於聾借聽於瞶所

得益迷矣雖然三人之說淺近誣罔非難見也顧代宗不

能辨耳其言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若

夏殷周有天下之久後世皆莫及其時未有佛也而三代之祖皆有大功盛德衣被生人豈福業莊脉之謂乎又曰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為害且如武氏殺唐子孫幾盡廢其國姓唐幾以亡猶曰不害乎安史子禍是誠報應乃五經所載臣弑君子弑父有以致之者獨嘗聞弑父弑君而免於刑戮者乎不寧惟是君兼吾師發為西面攻討彼固從容傳繼豈至勢窘事迫而生內變乎僕固懷恩叛至再三然後病死豈稱兵出門而還然面縛出首大舉入寇不戰而退若非郭子儀馬燧馬璘李晟諸人竭於扞禦彼肯無故而退乎方諸六盜之憑陵覬覦社稷危若綴君臣逋逃計無所出所賴謀臣效策將帥忠勤故能不逾歲時芟夷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猶[illegible]豈[illegible][illegible]

之甚乎如使宿植可憑焉若安史不遊僕固不叛回紇吐
蕃不入寇之為神乎如或逆或叛或入寇焉若尚居京輔
不必命將出師以俟其息乎凡此皆謬悠誕妄以欺主聽
不過欲使其君脩齋祠設坐般若事書則可以竊權柄
二則可以抑勳臣殺執大焉後世稽古者反援代宗所行
亦可以得師矣
盜發郭子儀父冢捕之不獲人疑魚朝恩為之子儀入朝朝
廷憂其生變子儀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久將兵不
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冢此乃天譴也
刑施於死者不過發冢而斷棺匹夫而在甚有犯必以死
爭之況王公將相之重耶子儀縱不與魚朝恩為仇訴之
朝廷事下京兆而贓必可得則曲直固有在矣子儀乃一

切不聞直引咎自責安朝廷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幸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向若果於求賊使上下震動變難雖不自己作而彼此懷疑事生於激將有意外之變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小大寧賊不得罪己之言一出天子釋疑衆情綏定魚朝恩欲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既無所施而指蹤穿窬之心亦必汗顏泚額自愧悔武侯有云難平者事也子儀所謂善平之者歟非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曰卿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制追謚倓曰承天皇帝

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謚之為帝猶謚之為太子皆非所當以為謚者也唐室父子兄弟擇利而斬豈有識心由義者代宗曰使倓尚存必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心倓死久矣此言易發也夫廣平王居長肅宗建儲豈可舍而立倓倓無當立之勢何有太子之贈既不為太子何有皇帝之稱代宗固失矣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恩數致隆則可矣

內出盂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歲以為常

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念母之不見也佛教以此會為追薦云耳用於章敬已為不可又設七廟神座幷祖宗而侮之不敬莫大焉七廟有主有室神所憑依何為而至

於章敬寺哉且連之於七月爲此會也以[illegible]言其毋墮地下獄嬰罹毒苦故以升濟之也今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爲有罪而脩蘭盆供以升濟之不敬莫甚焉大旛之制形佛氏以象人故有頭腹手足其意使之代其身而事佛耳今書祖宗尊號於旛居則懸之行則揭之不敬莫加焉代宗於宗廟之奉未聞孝恭之節而徇閹尹謟諛因而黷于祖考一舉而犯三不敬豈爲子孫之道哉

郭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將士請衷甲以從子儀曰彼無天子命安敢見害若受命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朝恩怪其從者之約子儀以所聞告朝恩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道有要事有本得其要本無所處而不當故處家庭不違

乎孝則子道得矣勵朝廷不違乎忠則臣道得矣元載歙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耳而子儀勵之何其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弃疑我者安得不服惡我者安得不平此子儀所以不聽害己之言輕身見魚朝恩而深有以感動其心者也元載本欲離郭於魚而反以自間小人用智每每如此以邪而不正故耳夫子儀常匹馬見胄而下吐蕃回紇十萬之衆施於朝恩亦何足道蓋厚德歎誠物致其極固無難易小大之辨也

杜鴻漸臨死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鄙哉鴻漸之貪也生既位極人臣死又徼福於佛使福而可徼則鴻漸有得計矣予以知鴻漸雖好佛而不悟其要

直為因果浮言所移知誠悟其要則必如瞿曇棄其國王之位割妻子之愛入山林毀衣服廢飲食苦形體以成其道也今生則出入將相受萬鍾之奉而不能念及老病死矣乃始為僧意謂死而受生復得富貴尊榮以貪著蔽蒙之極歟後世有賢者過為澌漣甚於與之同及其終亦欲為此舉身亦不思而已矣佛氏以了生死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矣或立或倒或預言死日及期不爽世俗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自達磨以來蓋無一人見道者若其真見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逝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蔑學曲士蓋昧此其言也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此季孫所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呼其子元起而易之元曰夫子之病革矣幸而

吾矣且請徹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君子之貴於得正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故剪爪鬋須猶或藏焉豈有生而弃是死而髡首以是為達哉中國之麗于罪者則髡今以學佛之故而從此刑反謂之道不亦異乎夫曾子上智矣則非其簀不以疾病委頓而以易之而杜鴻漸幸非髡首之徒死于宰相不以衮服斂藏而必髡之有志于道者其以鴻漸為法乎抑以曾子為師也

上惡魚朝恩擅權與元載謀因賜宴於禁中縊殺之畀尸還家賜錢以葬

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
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相繼掌兵其氣勢豈肯豈而歲
不同其若不可去者然代宗去此三人而拱肘腋反噬之
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如何耳方其喜之以郭
李大勳不免於程魚之讒幾不自保而代宗信任寵待不
可解也及其怒之用李峴計而元振遂與元載謀而朝恩
縊如掃糞壤如奔潮唾如殺孤豚蹄屑曾無難者然則前
代中常侍之患至於無可柰何者以人主無意於可為之
時而已及不可為然後為之豈其真難去哉代宗之致無可
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猶不能
盡善者非不若慎之於初之養矣[illegible]既寵之又殺之後慮
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贓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上怒三人皆杖死

李少良雖忠然身犯二死位卑而言高一也不密而失身二也韋頌漏言而死亦宜矣陸珽黨於元載者而載不能庇之何也代宗已有除載之心因喜少良言之而怒頌珽泄之也誠欲治載者以少良所訟付大臣侍從臺諫官集于朝堂雜究治之所言誣則少良當與衆同棄所言實則載當肆諸市朝豈有欲治其人而反殺言之者則誰復敢以大臣之惡上達乎雖然爲朝廷計則如此爲少良計思不出其位可也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一馬易四十縑動至數萬匹皆

駑瘠無用至者不絕朝廷苦之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回紇
歸載馬價用車千餘乘

古者國有馬政況爲天子審欲畜馬蕃者開元故事具在
八坊監牧之地初不失也擇能其事者付之日滋月益何
患於乏既不修此乃市諸遠夷所得非駿而徒耗民力夫
千乘之縑無慮數十萬計其損不亦大乎代宗欲悅回紇
而不恤百姓以與回紇同取兩京見其勞績而百姓耕桑
輸納之勤則不以介意非知緩急之序矣爲國固不可
闕武備然非以馬之多少爲存亡蕃漢之比也蕃馬之所生無
與國焉誠以數十萬縑易致駃騠猶非所急矧損人所衣
被之物而博駑瘠不堪戰乘之馬智者不爲也況仁者乎

吐蕃入寇郭子儀遣渾瑊拒之史抗溫儒雅渾瑊部度官軍

大敗子儀召諸將曰敗軍罪在我不在諸將今何策可雪恥
瑊曰今日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使瑊再擊之虜敗遁
去
違令致敗者史抗溫雅儒也而渾瑊以爲己罪受命纓冠
若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責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
勝歟使子儀曰我爲元帥寧有過舉而欲討瑊瑊又曰不
稟節度豈我之咎而欲斬二將則偏裨心怒舉任意離則
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己事
成則曰我之智謀事敗則曰人之負矣以武侯及郭公之
德度觀焉人之相越豈不遠哉司馬師劉裕尚且能之志
士可以得師矣
僧不空卒贈司空肅國公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

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則與以是名如烏之不白鵠之不黒也無其實而予以是名如犬而呼爲彘馬而呼爲牛也故孔子爲政必先正名又曰名器不可以假人名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其極至於民無所措手足聖人重慎名器如此而可忽乎今士大夫才不稱其服猶有鵜梁之誚而況浮屠氏毀髮壞衣裳以刑人自居乃貴爲台司官至公輔胙之大國而又雜以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尚之號何其淆也使其可以易地而處則以十二字之號而號元載王縉可乎此特優伶戲劇之類而代宗顯行之其爲蠧政治官之累豈細哉豈非後來之監戒哉

陝州軍亂逐大將趙令珍會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入朝過陝上命忠臣按之陝軍畏忠臣兵威不敢動忠臣但令軍士投

所掠庫物一日獲萬緡賞其從兵

事有機會其來不可為其去不可追惟智者握而不失故易以知幾為神舜以惟幾為戒此固非李忠臣所能預亦可為後人之法耳忠臣受命按陝軍之逐大將者代宗無此政也而偶有之忠臣又適至陝州亂軍又甚畏忠臣而不敢動則其雖求首亂之一人按法行戮而撫其餘駐師少留待朝廷命帥至而後去豈不善哉乃憑藉聲勢而取其貨財以與已衆是不能禦寇而為寇也忠義之烈入手而弃之武人無識彼哉彼哉

回紇去者刺市人有司執之繫獄其酋長馳至斫吏劫而去上亦不問

代宗優容回紇如此豈其愛之耶抑畏之耶謂愛之者以夫

子崇高所愛千百戎狄使戕吾赤子非也謂畏之者以中國帝王而畏千百戎夷使傷吾命吏亦非也若以其嘗助取二京之功不得已而容忍者當時既縱其大掠繼又與之厚賜雖侵犯邊境猶不絕和好而與之互市所以報之逾涯甚矣而何愛畏容忍一至於此耶居上以寬為主而無以濟之則失於縱弛解緩而啓寵納侮之患生故寬而栗者臯陶所以告其君寬而有制者成王所以訓其臣君代宗一於寬而已所謂以水濟水而不可食琴瑟之專一而不可聽者也千百夷戎悍猾無禮於闕門之外而君相屏息彼田承嗣朱滔李寶臣之徒固且睨然而笑悠然而思勃然而起矣

田承嗣叛於魏州攻之未下元載王縉奏魏州[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

入其境以困之上不許曰承嗣負朕百姓何罪

佛之道以慈悲為行平等為法元王學佛者也何獨惡魏之人而欲困之哉若曰為國計則亦違乎佛教矣代宗所言乃人君之德載與縉不能出策略討田承嗣使君德被於魏人又請絕其飲食所資以困苦之于以見為佛學者倒行逆施以害一身猶悖於理況代天子宰萬物乎

李靈曜殺大將不受朝命詔李忠臣馬燧討之靈曜逆戰忠臣欲追燧固執不可遂克之燧知忠臣暴戾讓以己功忠臣果專其功有與之爭功者忠臣擊殺之

君子尚德不矜功德出於性功出於才君子而有功必不矜不伐不有而當之小人而有功必矜必伐必希重賞望貴仕觀人者觀其德之勉與不勉其功之居與不居則君

子小人之分玉石判矣夫德與功皆非物也然仁義之人睟於面而盎於背和順中積而英華外發若有物者故曰據於德功利之人意欲驕盈血氣盛舉簡一奪其爵祿如病者如飢者如有所失者故功名外物也君子所性不存焉解后有成猶風之灌熱雨之潤焦槁於物有被而於己無損益寄焉耳焉燧未必知此以全身遠禍而讓其功也雖然方諸有其功者賢矣方諸爭功者又賢矣獨視與功而爲有功者豈直霄壤之間哉

田承嗣累表入朝竟不至上復命討之承嗣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悉復其官爵今不必朝

田承嗣視代宗不啻如嬰孩表之數百乎姦議其軍猶復使人氣沸騰而髮衝冠代宗既能堪之而元載身執國柄亦

復恬然何其君臣寬大長者一至此耶元載能黜顏魯殺
李少良逐顏真卿出李泌左遷楊綰疏遠郭子儀擬若勇
矣而姑息田承嗣長吐蕃於河北諸鎮莫敢誰何又何怯
歟是故伊尹相湯伐夏湯曰今朕必往既克夏湯曰爾
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其勇怯
所施如此今元載王縉於所當治者則退縮柔懦若秦父
師若撫驕子惟恐傷之於所不當治者則震耀威武張皇
刑辟快意肆志惟恐居後宜怯而勇宜勇而怯此小人之
常態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安得伊尹之臣而相成湯之
君乎

元載王縉爭納賄賂上欲誅之恐左右漏泄謀於大將軍吳
湊湊上之舅也會有告載縉圖為不軌上命湊收二人於朝

以令劉晏鞫之問端皆出禁中仍遣中使詰以陰事賜載自盡妻子皆伏誅籍其家財胡椒至八百石縉初亦賜死繼貶刺栝州劉晏請之也

元載王縉固有罪可誅然殺載至於孥戮無乃過乎載縉非有兵柄何變之足虞因其朝也召致百官下制黜之誠無難者若有不軌之圖不歸司寇獨與貴戚之握兵者誅之其紊亂政事經邦不績一切闒䒢直加以反逆之罪不復覆按并其妻子俱受極典一何峻哉以愚度之代宗固怒載矣畜其憾激其怒發其機者必中人也是時中人無專權勢者前史亦無可稽據而曰中人何也曰殺程元振者李峴而峴奉身無過故止於罷免元載殺魚朝恩而久在相位姦贓恣横罪惡貫盈平時董泰聒習於上之聞聽

者衆矣安知非朝恩之黨為朝恩報仇耶不然上元與吳湊謀何為告變者繼至又問端皆自中出仍使中使詰責而劉晏鞫之乎晏素附程元振固北軍之人魚氏之根在載而不在縉故晏免縉而取載也以是知朝恩有黨在內伺帝意而陷之無疑矣雖然自載而論則有取死之道凡元勳舊德清望名流一切踈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有議己者或竄或殺招怨多矣其能免乎昔鄭申侯一國大夫專利不厭已足以殺其身況為天下宰相好賄焉可勝富哉故史載其厚藏弟以胡椒八百斛明之嗚呼亦可謂愚矣未論大賢若盧懷慎李元紘張嘉貞豈有此患乎

以楊綰為相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

之中丞崔寬弟舍宏侈亟毀撤之

郭公爲尹崔中丞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服化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跋踖之態者亦非也嗟夫躬行之效如此楊綰獨以清儉一行已足以丕變侈靡之俗若使成德之士而佐有道之君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豈虛語哉

遣中使發元載祖父墓斷棺弃尸毀其家廟焚其木主

元載之刑已重矣又誅及父祖此當施之安祿山史思明者載何以得之代宗素寬厚忽爲此枝克深害之事不與其所行相類又不須之外廷委之京兆直使中使往焉益可以驗載之禍乃朝恩餘黨報之無疑矣夫刑非人主之

私也五刑五用順天討也賞罰人主之私也五服五章奉天命也苟輕重過差則人心不服攸克深害者固中人常態假手代宗而代宗不知焉任是責者豈非楊常二相歟楊綰常袞薦湖州刺史顏真卿上即日召還爲刑部尚書魯公行義剛方節槩忠諒更歷既久望實俱高可以爲相孰不謂宜而代宗不知用焉知人信難哉代宗信愛李泌自爲太子時及在位十有四載猶未能置諸左右今以楊常一言召真卿不旋踵已爲非常之遇矣

是時李正己據十五州田承嗣據七州李寶臣亦據七州梁崇義據六州雖奉事朝廷而不用法令上寬仁一聽其所爲

史斷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愿而無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耳於寬爲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故自世俗論

之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
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樂因循之謂乎惟恕亦然世
之言恕者寛厚哀矜而已矣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則寛厚哀矜直恕之用耳不足以盡恕也求仁必自恕始
强恕必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始夫己所不欲而施於人
者滔滔皆是也豈特代宗使代宗强恕而行其心必公必
明其爲善去惡必皆惟日不足然後可以稱仁也則烏有
坐視羣姦侮慢朝廷割據境土而不以經意者哉

郭子儀入朝命杜黄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爲詔
書欲誅大將黄裳察其詐以詰之懷光服罪乃矯子儀命出
之於外

李懷光本勃海靺鞨也其才之狡黠足以立功亦足以作

亂先爲僕固懷恩將後乃歸郭公郭公德度威望如此而
懷光乃生莫之之心姦詐纔發立爲杜黃裳所譽坐而受
制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或曰懷光矯詔書與黃裳矯
帥命何異曰矯元帥命以安軍府留後之任也矯天子詔
書欲誅大將豈偏裨之事乎惜哉黃裳猶有未盡者人臣
之罪莫大於矯詔今懷光將誅除異已而奪主帥之柄旣
伏其誅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耶

上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盤徑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
俟其至當議之泌曰嗣恭畏權勢而不知大體且新立大功
柰何以此罪之上意乃解

嶺南爲哥舒晃竊據路嗣恭平之功亦大矣賞秩未加者
將四年非代宗與李泌言其情孰知嗣恭以琉璃盤取怒

乎一琉璃盤與廣州孰重克復廣州而不見知琉璃盤小則憾之不忘豈人君之心哉夫元載惟以總于貨寳不全其宗代宗見盈尺之盤所宜惕然自戒而猶不悟貨寳之惑人乃著而不去人君嗜好可不防乎嗣恭才吏也見載方秉權而又貪冒故媚寵之力甚於媚與使其讀書見劉義渠取甘之事必知懼矣微鄴侯爲之解殆矣豈非人臣之至戒哉

子儀與副使張曇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從而構之子儀怒誣曇扇動軍衆誅之高郢力爭之子儀奏貶之既而僚佐多去之子儀悔之悉薦於朝以吳曜誤已逐之

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曇逐高郢爲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悔悟盡改其事孟子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其子儀之謂乎欲知君子小人之辨以遂非與改過觀之亦可盡其情矣

常衮言陛下欲用李泌爲公卿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上命泌爲澧州刺史

李泌白衣事肅宗於靈武已欲相之泌雖不受實行宰相之職代宗所見也至是又二十有三年而常衮尚謂其未周知人間利病蔽賢罔上不亦甚乎泌見忌於元載代宗不能主持至使寄館外藩今又徇衮巧言出之于要荒南土泌亦將老矣代宗不自知其在位尚幾何時也急親賢者夫豈若此之紓緩耶

群臣議喪服常袞曰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羣臣當如之崔祐甫以遺詔云天下吏人三日釋服朝野中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莫非吏人相與力爭聲甚厲袞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亂是河南少尹故事宰相常有數人直事者署其名而奏之時郭子儀亦平章事袞代署名祐甫既貶子儀入言其無罪上問卿鄉奏可貶何也子儀對不知上以袞欺罔大駭貶袞潮州刺史以祐甫爲相既而喪服竟用袞議

方喪三年短爲二十七日矣崔祐甫猶以爲多祐甫非不忠不孝者特狃於遺詔而又通吏人於百執事則過矣宰相而下自古未有以爲吏人者此強辯也遺詔從薄臣子從厚不亦可乎迹其所以祐甫素惡常袞故立異哉若

衮初爲祐甫之説則祐甫拒之必如衮議盡徒以麤氣加衮而不核義理之當也使其所守可行則旣相之後可以行矣而卒從衮議豈非理有難奪乎故商論不能降心屈意從善審是而紛然嘵嘵但欲求勝者此廷臣之通患惟克己君子斯不然矣

先是諸國累獻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豢養而違物性安用之縱於荆

君以養人爲職凡爲人害者必去之是故禹平水土放龍蛇周公驅虎豹遠犀象夫象一食兼牛馬犬而無用且又傷人唐世乃多畜養之以供玩好不知受貢遠數其害甚廣爲之治道爲之建屋爲之儲糧爲之衛送校人馴吏旁緣求索無所不至夫以周公遠之而唐室來之其輕人而

貴者甚矣太保訓武王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黎幹與宦官劉忠翼善或告二人嘗勸代宗立韓王迥為太子並賜死

黎幹小人也當黜無疑而以譖愬無實之言而殺之則非矣勸代宗奪嫡必有可按之迹若無可按豈得以疑似殄戮臣下乎且德宗已即位以幹為兵部侍郎幾與忠翼有謀亦何能為此皆讒慝之言而德宗不察意者於幹有宿憾耶

庚子立皇子六人為王乙巳立皇弟二人為王

兄弟與己皆先人遺體非子所得比也况先君之兄弟於己之子以諸父稱同日而封猶為不可况乃先子而後[illegible]

上則不足以表同氣之重下則不足以立尊卑之制是過舉矣

罷天下榷酒收息

議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為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弃之也榷酒蓋算舟車筦山澤古聖王所不為而後世以為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之悉甚於常賦一或弛廢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亦廩倉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數量入為出無後廢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度征求無藝貢助常法所不能支則必榷之又榷

之又筭筦之又筦雜貨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下叛并國而失者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為之而官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者畜之漸也穆宗盡罷之亦善矣已而併利最急故知

、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為愈也

沈既濟言選曹之弊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令宰相進叙吏兵部得參議六品以下或僚佐爲州府辟用吏兵部得察舉或選用非公則加譴黜書成授任誰敢不然則賢者自進不肖者自退雖不治矣

銓選循格之弊有志於治天下者或以資格[illegible]限人有行之者豈皆智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焉爾今之不能公者固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illegible]能[illegible]其[illegible]材之

成法續意下拔十得五而已終未可盡革如沈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俾吏部守按籍成法人才之賢否一不預焉大則委宰臣敘進下則聽州府辟舉其徇私不稱則吏部覺察御史按劾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魏崔亮唐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前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歷代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以卜上雅不之信蓋我宗恒取七月之期會集而發不復擇日

古者大事必用卜龜為卜蓍為筮筮短龜長故洪範稽疑一以卜為主舜禪禹詢命于元龜周公東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諸侯有守龜大夫不藏龜龜其重如此易曰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龜既可占吉凶聖人又誠意以迎鬼神所不能違也況於蓍龜乎是故古有大事必用卜筮之法既不傳卜之者誠意又不至而咎龜之不告卜之無益也則過矣雖然卜筮之法雖不傳而世未嘗廢龜筮遵古而用凡冠昏喪祭於之決日猶賢於後世用陰陽家說拘而多忌也以葬論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不及為不懷過之為不敬於其月三卜遠日以為期是則禮意矣豈不簡而易用又無拘忌之患以入於不懷不敬之大者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七月當矣羣集而議不復擇日則失之於野幾於民庶僭之所為者若奉其月十日之為庶於禮也

楊炎以建寅為朔分節度使又以杜希全韓光嚴達徽為

留後竇鏗所爲三人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察過失

陸象先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善乎其言也擾之者豈皆自私而心不廣故不能行其所無事楊炎盧杞寧是也無而可用委以節鎮可也有如不可獨無它官而爲是紛紛何也既付以一方本無留後而以三人爲之使寧知此意是促其反側矣夫豈建侯樹屏之公道乎

上問員外郎關播爲政之要對曰必求有道賢人與之共理上曰朕已下詔遣使詢訪庶幾可乎對曰是惟得文詞干進之士耳有道賢人安肯隨牒舉選上說

關播爲楊綰所薦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播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爲政之言首尾無失大哉言乎向使德宗問以孰爲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默而已然播受盧杞引爲

宰相事柅甚謹又薦李元平當李希烈希烈誤挾而擒之
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爲誰也其言雖大
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然則隨牒舉選皆
非賢人乎曰不然自非生知必進德修業以臻于成少也
隨牒壯也不隨向也干祿今也不干斯人也必其德之進
業之修何害其有道也古之時鄉舉里選故士從幼而貴
己後世設科取士士有爲養行志者莫得不由之以進不
由之者上也由之而反身獨造者次也及其成功一也
崔祐甫以疾多不視事
上曰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
進退之節知賢而不舉是竊位也有疾而不去是賴寵也
何以爲賢當是時可以爲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

而引楊炎使病而無害天子惜而留之猶之可耳今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它人何責哉祐甫則不當然也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臯陶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此宰相之法歟

楊炎欲城原州詔涇州爲城具涇之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甫營耕桑徙屯涇州披荆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乎劉文喜因衆心之怨據涇州叛上命李懷光討平之而原州竟不果城

楊炎感元載薦引之恩報其仇讎修其政事若子之於父然不亦過乎載之言曰原州居潘原摧沙堡之閒吐蕃弃而不居故壘尚存若城之二十日可畢移京西軍戍之草肥水美軍食可自給漸開隴右進逆安西據吐蕃腹心則

朝廷可高枕矣會爲田神功所沮不果城故必欲卒其志以愚論之二人皆失也當是時吐蕃雖爲唐患然入寇有時常使郭子儀馬燧李晟諸人保固吾圉何足慮者河北諸鎮驕不來令所當先治載必不此之慮欲與吐蕃爭含近圖遠置叛臣而禦夷狄豈緩急之序哉處置失當立致涇卒之變勞師費財然後克之而城竟不能成謀之不臧孰甚於此故推公心合公議不失時措之宜事猶難濟況率其私情紹述恩地而不爲國計者哉

白上即位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內不自安遣使入奏會涇州捷奏至上使觀文喜之首而歸正己益懼

朝廷賞一善罰一惡風動四方速於置郵而傳命也劉文喜叛亂當誅既已授首藩鎮率有不聞者何必留其使人

觀而後去以生反側之心乎故不使之觀則諸鎮畏威其
心皆欽獨使平盧使人觀之是示以欲討之之意而促其
反也於是李正己連結成德嚴兵保境而河北之難起矣
然後知人主一嚬一笑樞機之發不可不慎蓋為此也
荊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忠州刺史劉晏與朱泚書詞
多怨望召補州兵欲拒朝命上密遣中使縊殺之然後下詔
賜死天下以為冤
微夫臣者當有實罪庾準言劉晏與朱泚書書必可驗也
召兵拒命兵必可數也遣公正御史往忠州鞫治如其不
妻晏死何辭一聞讒言不復考按乃命中使密殺之非政
刑矣晏雖非賢者然於國家有足食之功罪不至死而置
之死欲以服姦雄之心難矣故來瑱死於前而梁崇義僕

固懷恩以為辭劉晏死於後而田悅李正已以為懼以叛之不以其罪也豈可謂我能殺之而不恤人之服不服哉

晏既死後來言利者皆莫及

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而其言有不可廢者一曰集衆務在得人勾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而已此不獨可施之轉運事也二曰戶口多則賦稅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為先此雖為守為令皆當力行者也三曰官多則民擾促於出鹽之鄉置鹽官自餘州縣不復置故雖天下吏員皆當減省不貴多也四曰論大事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此又合於孔子所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無遠慮則必有近憂者也五曰事無閑劇必於一日中決之凡訟獄文移言上行下未有不以決遣為利

滯淹爲害者也此晏可法之五事也然晏專用羣財則狹矣晏之足國其功豈王鉷韋堅楊慎矜之比然亦未免於誅死何也財者猶泉也其名曰布泉行不可壅利布不可專壅而專之利於上必不利於下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起怨怨積則生禍矣方晏之總利權也史言衆頗疾之夫能爲國足用非歸於己也衆何自而生疾是必有說矣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以利利者害所言背於義者也

成德節度使李寶臣薨其子惟岳自爲留後奏求旌節上不許初田承嗣薨寶臣請以其子田悅繼襲代宗許之至是悅屢爲惟岳請上不許或諫曰不因而命之必爲亂上曰向日因而命之多矣而亂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亂也然則惟岳

必爲亂命不命等耳竟不許

德宗所言昆皆是也不以小利妨大義不姑息目前而貽後患不爲叛臣揺動而失朝廷之勢不用爵命弭亂而欲以威武整齊之皆人君之事也而不能有濟者失本末先後之序欲速故也

李正己累表請劉晏罪譏斥朝廷楊炎懼遣諭之云晏昔請立獨孤后上自惡而殺之上聞之由是有誅炎之志

春秋之義殺大夫獨稱君者出於君之意也稱國者君與用事之大夫同謀也大夫見殺者鮮不有以取之矣君之殺之及與用事之大夫同謀殺之者皆當其罪矣故孔子並書之以戒操生殺之權者必奉天討不可以私亂之也然則劉晏之誅楊炎爲元載報仇德宗無預焉可以免稱

君之責矣曰不然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者也炎雖有誅晏之心若德宗昭察則炎之私安得行炎初誣晏與黎幹劉忠翼同謀而罷其四使又託以奏事不實而貶刺忠州又誣以與朱泚通書召兵拒命而賜之死此三者豈炎擅爲之必皆奏稟而賜可矣使德宗無意安得中使銜制敕至于忠州然則晏之死在炎則爲報元載之仇在德宗則爲憾獨孤之事正合春秋稱國以殺君臣皆有責焉者也而炎乃欲免已之負歸惡於君可乎孔子曰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君誠有過惡臣子之義猶當匿之于內而稱譽于外今乃反是炎之心悖矣其死也不亦宜乎

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終

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此漢唐以來將相所難者子儀以何道而能然惟仗忠信安義命而已夫頃暫之誠不足以動孺子積之而著可以及豚魚觀其平居未可驗不憂不懼之實行乎危難然後見夷險如一之致此子儀之所自為也人臣惟不能仗忠信故功大而見疑惟不能安義命故位高而取疾疑疾叢于厥身則又設僞以事上挾智以御下喪廉恥用威刑無所不至惟君是怨惟士大夫是怒其失愈遠則曷若直道而行之為平易無虞如子儀未嘗失其富貴哉夫窮奢極欲以人處富貴之所為歟嘗謂子儀之賢而有是哉竊恐其說過矣

初蕭嵩家廟在曲江玄宗以娛遊之地命徙之擬炎惡嚴郢盧杞令郢陷炎會炎營家廟於蕭嵩廟地且賣其舊宅為官廨

郢按之以爲有羨利於法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請去廟地王氣故玄宗從之炎有異志故建廟於其地炎坐貶崖州司户中使護送縊殺之

德宗欲誅楊炎者炎則有罪矣自貶官拜相專復恩讎視河北諸鎮連兵跋扈曾不建討平之策顧祖述元載遠城原州州不克城又致涇卒變亂行兩稅革租庸調之善政殺劉晏致外諸侯之不服挾私報仇歸怨於上以此罪炎炎無辭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意之譏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炎其服乎故爲天下者譽人毀人賞人刑人當明白公正如權衡之於輕重不少低昂則物情愜適苟有一毫私意行乎其間雖數百年而不泯是故刑賞非難中理爲貴

李惟岳遣兵與孟祐守束鹿朱滔攻拔之惟岳懼掌書記邵眞說惟岳入朝祐知其謀以告田悅悅使人讓之曰尚書何負於大夫而歸以反逆之罪欲自洗雪如斬邵眞則相待如初判官畢華言於惟岳曰田尚書以大夫之故陷身重圍負之不義且魏博淄青兵強食富足抗天下奈何遽爲二三之計乎惟岳乃斬眞發兵圍束鹿兵又敗燒營而遁

以諸鎮相與言之畢華謂惟岳不可負田悅者是也以天下大義言之魏博之不可負比朝廷孰重權其重輕斷以大義斬畢華而從邵眞轉禍爲福矣奚怵邪說弃忠謀畢華之計行邵眞之身死惟岳興亡於是乎決是故聽言爲難

李惟岳旣爲其將王武俊所殺朝廷謂天下可日平以張

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王武俊爲恒冀都團練觀察使康日知爲深趙都團練觀察使武俊素輕孝忠自以功在日知上而孝忠爲節度已與日知同列又失趙定二州心不悅又詔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遂不奉詔

自諸侯言之一國君臣有定分反者爲叛君王武俊殺李惟岳是也王朝所當誅而況行賞乎然惟岳不稟朝命擅有土宇詔諸道兵討之降者有賞則武俊非叛君乃殺賊也以恒冀賞之宜矣乃吝惜節鉞削其二州又分其糧馬此則朝廷忽事之過也與以趙定列之藩維而不分其糧馬武俊新立功受知朝廷其勉於忠義之節必矣范陽魏博正爾連衡而武俊截然居中不與滔悅合則田氏先亡朱滔之次不待逾年而決也惜哉事幾已至而應之失宜

使李泌顏真卿李勉在朝而至然耶

劉洽攻李納于濮州納於城上涕泣求自新遣其子弟入見會中使宋鳳朝稱納勢窮蹙不可捨上乃囚其子弟納遂從與田悅合朝廷始以李洧兼徐海沂都團練使海沂已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

舉大衆討不庭而宰相以私怒失事幾中官以妄言沮措置致可得者復失已臣者復叛則是若不舉之爲愈也使其不知是掌上拔城户內禽將也使知而不洽是自失上策尚何他人之討乎盧杞若不怒舊程先見張鎰而亟從李洧之請則李盧失其右臂德宗若不聽宋鳳朝勿捨李納之說而囚其子弟則田悅業奪其輔車於是魏博孤立河北定矣故師之上六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詔借商人錢長安囂然如被寇盜

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故費莫大於兵善用兵者先富其民而實其府庫必不得已而舉猶當事不愆素役不濫時則已櫜弓矢釁車甲矣德宗誠有削平諸叛之志慎擇賢方置之輔相脩明政事安養百姓持以千年諸鎮之守或死或老或傳其子弟或歸于將佐其釁多矣然後求英豪之財命智勇之將見可而進必可以保大定功矣而德宗昧聰明逞智術欲速成而失其存嘗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斛三而養一兵也用不與焉枝甲荷戈者既不常飽望入以為出國非其國矣武功

者天子也制國用者冢宰也兩河久無功府庫不及支數

月楷調兵犯羣之事起節度城池潰大獲家塵爲春秋書鄭

并其國君臣同責豈非此類乎君子於一言一行猶必稽

其終而慮其弊況三軍五兵之運存亡係焉另不爲後圖

使捍腹之人與力士鬬靡而已矣

李抱真馬燧有隙不相見由是久無成功李晟和解之燧單

騎造抱真營釋憾結歡

喜怒者氣也不爲喜怒所使惟循理者能之雖然氣與理

相爲勝負者也純其於氣則理幾於化之爲難燧聞李

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理義素明也燧非

知學者尚能如此學士大夫師孔孟誦詩書談道德自任

而行乎情塗由乎欲境日與理遠事必氣爲用宜其不能

復於善也前有廉頗藺相如後有馬燧李抱真可以為百世之師矣

盧龍司馬蔡廷玉言於朱泚曰滔多專擅不可付以兵滔怒請泚殺之泚不從由是兄弟有隙及滔拒命上欲悅其意貶廷玉柳州司戶

賞罰當功罪則姦雄服德宗當問蔡廷玉所言是耶非耶苟其是拔於藩佐命以他官何不可之有苟其非則責以離間兄弟而顯黜之豈有不問是非姑行貶謫以悅叛帥而可懾其心者乎且廷玉朱泚所主也假如滔悅則泚必懼矣悅其弟而愠其兄庸愈哉是皆非人君馭人羣之道也

朱滔以書遺朱泚欲與同反朝廷知之召泚於鳳翔留之京

師上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鎰忠直爲上所重乃曰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行上俛首未言杞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爲三軍所伏則惟神筭上顧鎰曰才兼文武無以易卿鎰知爲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

盧杞以美言而傾張鎰庸或難辨至自謂貌寢不爲三軍所服則亦易見矣宰相坐乎廟朝帥表百官統御諸將內則神策宿衛十餘萬衆外則藩方牧守知又幾人其所仰望豈但鳳翔一軍之比苟貌寢陋既不足以服鳳翔則又何以服四海且是時惟兩相杞不自任則其傾張鎰亦非難度者而德宗惑溺不之覺也前史乃謂杞惡張鎰以忠直爲上所重非矣上誠重忠直杞之計必不行惟其好佞邪而惡忠直是以鎰去朝廷而入虎口也

盧杞惡顏真卿欲出之真卿謂杞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魯公之言直矣然盧杞不可與言者也而與之言更傷於直此所以取禍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魯公清忠直道再爲常伯輔相有虛位而不用人君非知己矣年踰七十致仕而歸得保身之明無屑去之嫌不亦善乎而與盧杞同朝且有相容之訴而觸其所惡闇難以言智矣

田悅王武俊議奉朱滔爲主滔不可幽州判官李子千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如昔諸侯奉周家正朔豈得常爲叛臣用兵既無名有功無官爵爲賞使將吏何所依歸乎滔等以爲然滔稱冀王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仍請李納稱齊王築壇

於軍中告天而受之

君子有言雖盜賊相聚禮樂未嘗亡必有統屬即禮也必相聽順即樂也此其良心不可滅者也顧爲利欲所昏刑威所劫則淪胥以敗耳李希烈之謀惡爲叛臣豈非秉彝懿德乎惜乎惡其名而不惡其實見其小而不見其大耳節度使抗朝廷則爲叛臣相與稱王其叛益甚矣諸侯拒王師則曰用兵無名稱王而用兵無名益大矣此徒以七國楚漢間論而不知時勢之不同也君子苟能惡叛臣之實而見君臣之大義破田悅王武俊之邪謀勸以順事朝廷勿得專土滔幸而聽功孰與比不幸而斥而殺其忠義之節如秋霜烈日終古不泯方之爲大盜指蹤卒以無成徒穢簡冊者其相去不亦遠乎

李希烈攻陷汝州上問計於盧杞杞曰誠得儒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戰而下顏眞卿三朝舊臣名重海内眞其人也上命眞卿宣慰希烈制下舉朝失色

聽言之道不以理揆之則必以事觀之揆以理非上智不能也觀以事雖中才可勉矣盧杞傾顏眞卿而出之其言似是而無此理豈有凶悍叛逆之賊據土地擁甲兵戰勝攻克文挾強援而肯爲一老臣緩頰所下者哉德宗不能以此推之則當問杞以眞卿不歸者復有何策朕重失元老卿能保其不爲希烈所害則可耳乃一切信從略不反復眞卿出使彌年幽囚迫脅至于見殺其事著矣盍以建明不效枉陷忠賢而責杞乎亦復漠然如無有也爲家者雖與犬爲人所攘尚且求之不置若其健臧才隸固不忍

弃諸盜賊德宗之必以小人為飲食視君子若戈矛而曾
公以八十之年不知退休遂蹈大難死非其所豈不惜哉
淮寧都虞候周曾密謀襲希烈奉眞卿為節度使事泄見殺
周曾之計若成顏眞卿肯從之歟曰從之則何以異於羣
叛眞卿固不為也亦將勸以請帥于朝耳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於是怨聲盈於遠近
鴆羽烏喙食之必死人知其毒也則未有食之者苛政重
斂之毒民何啻於鴆羽烏喙而有國者往往不知戒焉何
也樂其便已而忘其害之在後也上智之君獨覩萬化之
原故能制治保邦於未危亂之時豈復以剝民取禍哉若
夫中主蔽不好其姦佞之目窺見間隙咨有以批卻導窾
而中其欲如稅間架墊陌錢其事至陋而禍甚速人君避

之豈直當如鴆羽烏喙而已哉其流終不能絕也手實之法自室廬而及於釜盎狗彘不甚於稅間架乎入官者以百爲陌其出也留其二十有三不甚於墊錢陌乎前世以此喪邦後世以此理財謂人主可欺也豈非孟子所謂民賊乎

李勉遣唐漢臣救襄城上遣劉德信助之勉奏希烈精兵在襄城許州空虛若襲許州則襄陽圍自解遣二將趣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二將狼狽而反賊邀擊大敗之汴軍由是不振

人主雖不當親兵而不可不知用兵之道古之聖王未有不知用兵之道而能制世御俗者惟知用兵之道故擇賢將而付之託之專任責成而已所謂推轂授鉞閫以外將

軍制之是也必從中覆者敵所狹劣者也惟漢光武智勇出諸將之上故其遙制必中事會違之輒敗光武之自知亦審矣雖太宗用英衛固亦聽其所爲也德宗暗於大理狹於用人身在長安又安知襄葉間便宜詔使一出遂使汴軍敗弱襄城不救李勉失守遙制之害如此者前所謂但中而不信人者德宗之謂矣

上發涇原兵救襄城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一無所賜詔京兆犒師惟糲食菜餤衆怒鼓譟遂趣京城令言自禁中馳出止之軍士不聽斬關而入上倉卒出幸奉天不知乘輿所之令言與亂兵迎朱泚而奉之

膏肓之病起於風寒暑濕善治者治本而不治標以見涇卒變生倉卒而不知其來久矣自大曆三年守蕃載欲遠郭

子儀自邠州徙馬璘鎮涇原自河中徙子儀鎮邠寧四鎮北邊之兵以禦犬戎勢重於遷徙璘謀作亂賴留後段秀實處之有方衆不敢動遂遷于涇然非所欲也及楊炎紹述載志築原州城涇當爲城具將士怒曰吾屬爲居邠州甫營耕發地著即來屯涇披荊榛立軍府今又投之塞外何罪至此於是劉文喜據州不受詔討之累月然後平涇人之心可知矣撫之不至結之不厚徒恃以威力無恕之人猶不可使況行怨民而又犒以糲食菜餚哉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德宗以智術馭下而不能極深研幾一軍蕭牆之有八年昧於履霜堅冰之漸遂奔離宮之厄桑道茂不幸而言中耳

朱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怏怏以兵劫之秀實

出度不免謂子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乃見泚泚喜問計秀實說之奉迎乘輿泚不悅他日召秀實議稱帝秀實悖然唾泚面大罵舉笏擊之泚匍匐脫走秀實遇害

楊子雲有言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君子曰甚矣秀實無可奈何則區區之命亦何足保段秀實是也秀實既在京師惟有死耳不死于家則泚必召之求不得者見則必為之用而去道曰以遠矣秀實之志將有所圖也故少忍以待韓然無所理也則必死為正不然將為李陵秀實亦可謂知所處者然猶其未盡善也亂兵入城天子出避艱難以從人臣所當為秀實不知此而猶為司農卿見幾不敏惜哉抱忠負材草草而死也

上在奉天杜希全等四將入援將至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

關播渾瑊曰漢谷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而於城東北與城中相應兵分賊勢盧杞曰若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栢甚驚多矣今城中危迫惟希全等來若得營據要地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令自漢谷進果爲賊所邀四軍敗潰泚攻城益急

小人之言事似是而非盧杞曰懼使援兵出乾陵是自驚陵寢其言似孝陛下行師豈比逆賊其言似忠人主不權輕重者之所樂聞也陵寢宗廟一耳賊據宮闕汙辱宗廟而杞不以爲念援兵假道陵下那有震驚而杞乃誣之又以險言劫持渾瑊謂比上於賊苟得人主取信制服異己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凡人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慮易民

當憂患則志識易明德宗于時迫蹙遷寠而求盧杞計未遺本鄰小名妨大德之言曾不能辨也夫見不同則言不合其趣一則計必行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亦如是耳

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數言盧杞姦邪嘗見上當奏誅之杞懼言於上曰若使懷光乘勝取長安一舉可克今聽其入朝賜宴留連使賊得為備恐難圖矣上詔懷光直取長安懷光自以數千里赴難解重圍而只天不得見天子意殊怏怏曰吾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

懷光數千里總衆勤王既來未洮解重圍厥勞誠亦有問勞宴賜處撫將士通君臣之情而備典行盡從權盧杞入言德宗自欲召見者何不可而問勞之使不其宴賜之患不

旌賞賚之典不行直使引軍擊賊雖富家待藏聚不至若是薄矣在易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王三錫命孔子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德宗不知將將之道夫豈特盧杞之罪哉勵置一失朱泚未滅而懷光已叛故曰事苟善勵雖敗可以為功苟不善勵雖勝足以為敗若懷光之地者若郭子儀乃能無怨焉耳

上曰朕本好推誠多被姦人賣弄今致患害反在推誠

誠之為道固非德宗所知使老學宿師為之言亦豈易哉凡言至德者惟符其名猶以雪喻白以墨喻黑明其然矣而不能了其所以然故凡言誠者亦曰質朴純實而已矣至誠者天也天豈質朴純實而已乎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內外

之道也思至於是是謂以人合天然則誠固質朴純實而以質朴純實為誠則不可聖人貞觀如天地貞明如日月無一理之不盡無一善之不該無一事之不知無一治之不泣如是然後可以言誠學者不能至也則必閑邪去偽以存其心其心常存則理明義精於人之賢否必能知也於事之是非必能斷也此思誠之效也夫豈椎然木塊然土瞪視呿口可亦唯否亦唯曰井有人焉亦將從之之謂耶德宗之所謂推誠者推此而已故於所不當信而信之由不知聖人之學是以易其言夫豈但德宗蓋人君之通患也

李懷光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上不得已貶之

慶賞刑威曰君故刑賞必自人君出則權不下移當賞不

賞迫於公議而後賞當刑不刑迫於公議而後刑則權不在上而人畏愛之心亡適矣德宗保養巨姦濵於危亡而不忍去若僥倖無議之者猶且使竊據高位而終不以危亡之責歸之也及李懷光再三陳論然後不得已而黜杞等是爲天子而不能退姦而將帥乃能退之致懷光輕視朝廷旋即肆逆者非獨盧杞召之乃德宗有以來之矣夫朝廷得失非外將所當預況恃功挾衆而請黜宰輔與兵諫何異德宗早用陸贄言自罷杞等則下陵上替之勢何自而起哉

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羣臣請更尊號陸贄曰尊號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蓋秦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不在名稱與其

增美稱以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
嗟乎人之爲諂者何其多而納忠者何其少也君父失守
宗祊播越于外盜據京闕四郊多壘而奉天羣臣請更加
尊號以爲不忠歟則方履危難何忍不忠直無識耳向使
陸贄竟從不及逆耳之言不聞諂請遂行則滅亡之勢也
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贄曰嬴秦德衰兼皇與帝人主輕重
不在名稱德宗若深思而切問之贄必有格言舉其君於
堯舜禹湯之盛矣
赦天下其所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停罷
方未幸奉天之時若有請罷墊陌等暴斂之事者方軍乏
興人必指爲孟浪之言謬悠之說矣奉天圍解匱竭甚
一旦盡罷利入七八條又不聞不足之患則知向者言利

之臣乘時掊克德宗悦其横入之多而聽之也雖然先聽之以致亂後聽之以致平猶賢於血入于牙不肯吐口者此七八條在當時所謂聚斂流及後世遂為經常之賦民日益窮亂日益滋德又下衰矣必欲裕百姓安邦國興教化息爭奪以致隆平熙洽之治不遵先王取民之制未見其可也

上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以為戰賞未行而遽私别庫則士卒怨望上疏力諫上命去其榜而已

人嘗為虎豹所驚毒藥所傷者言之猶有怖色况復犯之乎德宗以專欲致禍至於食蕪菁根求襦袴不得憂恐涕洟事才稍昔耳慣而不啓悱而不發困於心衡於慮而不

作徵於色發於聲而不喻無安也無危也惟利是比無治也無亂也惟貨是黷自古人君不足用爲舒甚辭儷矣非陸宣公精忠厚德懇懇至到盡事之之義不以其君不難語而求矣邪告其誰能不起道光膠口之意哉故以德宗之僻益顯陸贄之賢也嗚呼贄可爲人臣之式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二